



*Goethe*

# 歌德文集

3

I516.14  
G259-3



*John Keats*

# 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

关惠文 译

# 歌 德 文 集

3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 译 本 序

文学史家认为，诗歌、《浮士德》和《威廉·麦斯特》是德国伟大诗人歌德(1749—1832)晚年创作的三个里程碑。

象创作《浮士德》一样，长篇小说二部曲《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和《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歌德也几乎构思、撰写了一生。一七七七年，歌德二十八岁时就开始写《威廉·麦斯特的戏剧使命》了。过了十九年，即一七九六年，完成《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又过了很久，即一八〇七年，歌德着手写《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直到一八二九年歌德已年近八旬才将此书写完。二部曲从动笔到完成，整整延续了五十二年之久；而从《学习时代》的完成至《漫游时代》的完成，中间隔了三十多年。由于时过境迁，作者从青年步入老年，作者的阅历更加丰富了，作者的思想也前进了，所以两部长篇小说的主题思想已经不完全一致。因此 尽管我们仍然可以把这二部曲看作一个整体，但也可以把它们视为两部独立成篇的长篇小说。

《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是一部奇特的长篇小说。这主要表现在它的特殊的结构和睿永的智慧上。

歌德的其他长篇小说，如《少年维特的烦恼》、《亲和力》和《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一如通例，都有明确的主题思想，严谨的结构，一切情节全与主人公相关并伴随主人公的命运向前发展。唯独《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与此不同，它的情节不很

连贯，在情节叙述过程中不时插入短篇故事，而且还直接添补书信、日记、格言笔录等。维廉虽然是全书的主人公，但他实际只是名义上的主人公，主要情节通过他来联结，所有的书信、日记等插入材料全靠他集结在一起。

《漫游时代》全书三部辑成，于一八二九年间世后，在文学界首先遇到非难的是它的松散的奇特的结构。仔细研究，我们看到，歌德晚年面对突飞猛进向前发展的现实，感到有许许多多话要讲，但又不能较完善地通过书中人物转述，便直截了当地利用书信、日记、谈话、观感和格言笔录了。的确，歌德是把他的《漫游时代》当作存放他全部思想材料的巨大仓库使用了。这便是作者破坏长篇小说一般结构特点的原因。

《学习时代》描述的是主人公维廉的个人的求索，他力求在献身艺术的过程中寻求他个人在生活中的位置。但结果非但不是维廉在剧院继续从事艺术活动，反而是维廉加入了塔楼兄弟会。这是十八世纪的一个秘密的群众社团，它的宗旨是献身于致力全社会的福利。维廉在兄弟会里立下了誓约，誓约规定维廉必须去做永不停歇的漫游，他不得在一个地方停留三日以上。一翻开《漫游时代》，我们就遇见了维廉，这时他正带着他的儿子菲利克斯在漫游。他的漫游生活是服务于塔楼兄弟会的广大的社会预想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由对个别人的教育向对全社会的教育过渡。由于机器的引进，山区里贫苦的纺纱工和织布工面临着失业的危险。塔楼兄弟会的意图是宣扬向美洲移民，鼓励人们到美洲去开创自己的事业。为了解决这个任务，必须联络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团体，建立一个广大的组织。维廉的使命便是去做这样的联络工作。他首先来到一个大庄园主的家，这个庄园主在美洲占有一大片土地，这片土地与塔楼兄弟

会占有的土地相邻。为了执行这个庄园主的继承人雷纳多的一项委托，他只好把自己的儿子寄托在教育省里教养。他在教育省里第一次看到了许多新奇、美好、崇高的事物。不久，维廉从必须遵守的不得在一处停留三日以上的誓约中解放了。后来，塔楼兄弟会和雷纳多联合起来，准备向美洲移民。这时，德国的一个大公把那些不愿意参加移民团的贫苦居民集结起来，准备组织他们在家乡的土地上艰苦创业。于是，建立新型居民点的伟大事业便在两个大陆上同时进行了。

歌德在《漫游时代》里着力描写了他所设想的教育省。教育省是一个相当于一般行政州群的地区。这里没有等级森然的社会阶层，只有不同的职业分工。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社会的人。他们信奉歌德晚年在思想中形成的三位一体派宗教。小说中描写了三种敬畏方式：尊敬头上的天，尊敬脚下的地，尊敬周围的人。这实际上是把尊重自己，尊重人的价值，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全力以赴地从事有益的劳动。这里实行的是促进人的才干的必然发展的教育体系，即因材施教；每个受教育者都必须被培养成精通一门技艺的，能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因为人们坚守“一行精通胜于百行稀松”的信条。歌德把艺术教育，特别是音乐和造形艺术教育，看作必不可少的手段，例如书中所描写的用音乐陶冶情操，用有连续性的绘画教授历史。歌德主张实行个人的自我完成，但又不局限在个人自我完成的思想上。他还强调培养集体意识。这种观点贯穿在教育省的整个描写里。所谓集体意识，就是全人类统一的社会素养和感情。歌德一直在寻求培养这种集体意识的教育方法。正因为这样，他才在描写个人的同时，努力描写集体，描写群众。这种无个性化和抽象化，既体现在对那些集合起来决计

远走他乡的劳动群众的描写上，也反映在小说第三部第一章对与世无争者的生动描写上，当时他们是唱着歌隆重地游行，他们同声赞颂为人类造福的劳动。

但歌德在这里所绘制的充满乌托邦色彩的人类图景，是与严峻的德国环境相对立的。历史发展的进程证明这种美好的设想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

尽管歌德到了晚年，他的政治观点已经定型，尽管他对法国大革命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很不理解，但他看到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在他的同时代人中没有一个人象他一样如此卓越地预感到二十世纪的思潮。在政治上，他希望各国内部实行社会合作，希望各个国家结成世界同盟。在文化上，他主张建立世界文学，即主张文化交流；他相信，各国人民思想感情的交流，在促进人类共同繁荣富强方面，并不逊于产品的交换。年老的歌德不仅在政治观点上，而且在社会观点上，比他所处的时代先进了一百年。在《漫游时代》所描绘的理想国里，信仰是绝对自由的，财产是归社会公有。这一切是多么了不起的预见！

《漫游时代》完全可以称为《求索年代》，它在寻求解决全人类问题的普遍意向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因人而异地解决个人问题的可能性。《漫游时代》里一共插入了七个短篇故事：《癫狂的流浪女》、《是谁泄露了秘密》、《褐姑娘》、《五十岁的男人》、《新美露西娜》、《危险的打赌》和《不要走得太远！》。如果说这部长篇小说的基本情节具有假设的特点，那么这些被插入的短篇故事则全是现实生活的写照。这些故事一般都穿插着爱情的趣闻。作者就是以这样奇异的方式不断提醒读者不要忘记现实生活。在歌德的作品中，没有一部象《漫游时代》这样具有劝戒的意义。

歌德六十岁以后经常进行沉思，回忆他的经历和见闻，不

断观察生活和世界，然后把思想的精髓写成格言。他写的格言，有的出现在长篇小说《亲和力》里，有的出现在《西东诗集》里。后人曾汇编了歌德格言录。但多数格言，选自《漫游时代》。《漫游时代》第二部末尾的“漫游者的观感”和第三部末尾的“马卡利亚的笔录”，全是一段段纯粹格言的汇编。当然，这些思想也都和各部分内容的思想具有内在的联系。

歌德收在《漫游时代》里的格言 确是神性歌德的智慧的结晶，广义地说，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谁在读这些格言时都会想到这格言的创造者必是一位知识广博精深的天才。

歌德的格言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可以说，没有一条格言不是来源于他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歌德的格言，包括做人，治学，文学，艺术 宗教，美学 哲学，历史，社会学等各个方面，几乎是包罗万象的。歌德肯定生命的价值。他相信人有能力使自己达到完善的地步。编入这部小说的格言，通观整体，用意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帮助人类克服进步道路上的困难，解决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矛盾。这里的格言浸透着人道主义精神。歌德的格言堪称意义重大的生活教科书。

歌德的格言具有辩证思想家的特点，这就是说他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思想已经达到了完成的阶段，他时时准备用新的认识来补充和发展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极为活跃，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和发展的状态。《漫游时代》这部长篇小说本身的思想发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歌德格言的结论，多数超过他的同代人，超越时代，甚至具有永恒真理的价值。这真是人类的一份宝贵的财富。

歌德的思想是客观的，充满辩证法的。在他看来，宇宙是充满矛盾的统一体。个别是一般的表现，二者是辩证地统一的。

《浮士德》以完美的艺术形式充分反映了这一思想，而《漫游时代》则以另外一种形式阐明了歌德的宇宙观。《漫游时代》关于世俗生活的最后结论，与《浮士德》里所反映的结论完全一样，诸如：永远不满足现状 时时坚定不移地探索真理，生活难免产生悲剧以及抑制自我的必要性，要为造福人类而辛勤劳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人的价值、生活的意义和人类进步的颂歌。同时，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切思想在《漫游时代》里的表现，要更直接，更明白，更容易理解。这说明歌德既是思想家又是艺术家，他是一位善于表达深邃思想的语言大师。

关惠文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北京。

# 第一部

## 第一章 逃往埃及

在一块巨大岩石的荫影里，维廉坐在那令人胆战、格外显眼的地点，那里有一条陡峭的山路，转一个弯便可直达深谷。太阳还很高，照耀着他脚下巉岩壁立的山谷里片片青松的枝头。他正在专心注视着他的写字石板，这时，菲利克斯左旋右转攀登而上，手里拿着一块石头朝他走来。

“这是一块什么石头，爸爸？”这个男孩说。

“不知道，”维廉回答。

“这里边闪闪发光的，许是金子吧？”孩子说。

“不是！”父亲接口说，“唔，我想起来了，这儿的人都管它叫猫眼云母。”

“猫眼云母！”孩子微笑着说，“可为什么叫这个名儿呢？”

“大概因为它是假的，大家认为猫也是假的吧。”

“我倒要弄清楚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维廉的儿子把那块石头塞到皮制旅行袋里，又顺手掏出一件别的东西，问：“这是什么？”

“一种果实，”父亲答道，“从这些鳞状片片来推断，它可能跟锥形杉是同属。”

“这不象一个锥形的东西，明明是圆的嘛。”

“我们可以问一问猎人；他们认得森林里的各种树和一切果实，他们擅长撒树种，栽树苗，然后就任凭它们各显其能，长大成材。”

“猎人什么都知道；昨天那个脚夫指给我看过一头鹿是怎样穿过这条路的，他把我喊了回来，让我细看他说的那些足迹；我从那上边跳过去，才看清楚那里有几个不深的蹄子印儿；说不定那是一只大鹿呢。”

“我听到了你是怎么寻根究底儿的追问那个脚夫。”

“他知道的事儿真多，可他并不是猎人啊。我还是想当猎人。整天呆在森林里，听鸟叫，说得每种鸟的名字，知道它们在哪里搭窝，人怎样从鸟窝里取蛋，也知道把老鸟捉走以后怎样喂养那些小鸟，那真是太美了，太叫人欢喜了。”

话音未落，就看到那条陡峭的路上出现了一幅奇异的景象。只见两个男孩，外貌十分英俊，身穿花色上衣，说是上衣还不如说更象敞怀的衬衫；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跳下来，落在维廉面前，猛的一惊，停留了片刻。这时，维廉才有机会就近仔细端详他们。那大一点的孩子，一头厚厚的金黄色的鬈发，你看他时第一眼见到的就是这浓密的发鬈，紧接着便是他那清亮透明的蓝眼睛吸引住你的目光，而你的目光也就会因为对他那优美的形象感到喜悦而变得黯然失色。另一个孩子，与其说象弟弟，不如说更象朋友。满头棕色的直头发披散在双肩上，仿佛映射得出他眼中的反光。

维廉没有时间去细看在荒野里不期而遇的这两个奇人，因为他听到一个男人既严厉又亲切的声音从大岩石的转角处传来：“你们为什么站着不动？把路都给堵住了！”

维廉朝上望去，如果说这两个孩子刚才使他觉得诧异，那末，现在映入他眼帘的人却不禁使他大吃一惊。这是一个身材不高的粗壮的年轻人，嘴唇微翘，棕色的皮肤，黑黑的头发；他使足气力，小心翼翼地从悬崖小路走下来，身后牵着一头驴，你先看见的是它那溜光水滑的头，然后才是驮着的那个美人。一个娇媚可爱的女子坐在一个打点得很舒服的大鞍鞯上；她身披一件蓝色的外套，里边紧贴胸脯抱着一个新生的婴儿，不胜温存地瞧着他。一切情形全跟那两个孩子露面时一样，这个牵驴人见到他时也迟疑了片刻。那头驴拖着步子慢慢地走，因为下坡路太陡，过往行人是很难站稳的；维廉惊异地目送他们消失在眼前的崖壁后面。

很自然，瞧着瞧着，他那张怪模怪样的脸扭曲了。他好奇地站起来，从原处向谷底望去，看他们会不会走到哪儿又返身回来。他想往山下走，预备跟这些奇特的过路人打个招呼，菲利克斯走上来说：“爸爸，我跟这两个孩子到他们家去，行不行？他们要带我去。你也可以一起去，是那个大人对我说的。走吧！他们在下边那儿等着呢。”

“我也很想跟他们谈谈，”维廉回答。

他在山路坡度较小的地方找到了他们，于是便睁大眼睛对那幅强烈吸引住他的注意力的奇异景象饱饱地望了一番。到了现在，他才觉得真正发现了周围的奇境。那个健壮的年轻人肩上背着一把手斧和一个柔韧的长角尺。孩子们扛着大捆的芦苇，那芦苇远远望去很象棕榈的枝条；如果说从这点上看，他们好象天使一般，那末，当他们再挎上装食品的小篮子，可就跟天天翻山越岭来往奔走的脚夫一模一样了。当他仔细地打量这位母亲时，只见她在那件蓝外套里面穿着一条色泽柔和的红短裙，这时

我们的主人公才不由得从眼前令人赞叹的境况中真的感到自己已经逃到埃及来了，以往他不过只是凭借想象来描绘这一切情景。

双方见面打过招呼后，维廉由于过分激动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个年轻人说：“现在，咱们的孩子已经成了朋友了。您愿意随我们一起去吗？看看成年人之间是不是也能很快成为知己。”

维廉沉吟了一会儿，答道：“在这里看到了你的小家庭，我是很信赖你，很羡慕你们的。我现在不得不承认，我恰好很好奇，正急切地盼望好好地了解了解你们的生活习惯呢。因为初次见面，就从我心里冒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是真正的行人，还是一些欢天喜地地活跃在这里、使荒山野岭充满生机的精灵。”

“那你就到我们家里来好了，”对方说。

“一起走吧！”孩子们喊着，随手就拉着菲利克斯走了。

“跟我们一起去吧！”那位妇女边说，边从婴儿身上抬起那亲切可爱的目光望着这位陌生的过路人。

维廉不假思索地说：“真遗憾，我现在不能马上就跟你们去。至少今天我还得在山上这个边境客店里过一夜。我的背包，我的证件，总之一切东西还都在山上放着呢，不但没装起来，连归置都没归置呢。不过，为了表示诚意，不辜负你们的盛情邀请，你们就把菲利克斯带去当抵押吧。明天我就到你们那儿去。离这儿多远？”

“太阳不落山，我们就到家了，”那个木匠说，“从这所边境小屋动身，您只要走一个半钟头就够了。您的孩子一来，今天夜里我们家就又多了一个男孩儿了。明天我们等您来。”

那人牵着驴动身走了。维廉看到他的菲利克斯欢天喜地的

加入了一个如此善良的小集体，他情不自禁地把菲利克斯跟那两个可爱的小天使作了一个比较；跟他们相比，菲利克斯真是大不相同。按年龄，他长的并不高，但很壮，肩宽背厚；他天生就是一个治人与治于人的奇特的混合体；他已经把一个棕榈树枝和一个小篮子抢过来拿走了，嘴里好象还在说着这两个物件。这一行人又一次令人提心吊胆地从一个岩壁绕过去，不见踪影了；而维廉则一直聚精会神地目送着他们，从后面高声喊道：“我怎样才能打听到你们啊？”

“只要问圣·约瑟夫住在哪儿就行了！”从深谷里传来一声回话，于是，所有的人就都隐没在那一片蓝色的天然影壁后面了。远方响起一阵好多人虔诚的合唱，歌声渐远渐弱；维廉自信能够分辨出菲利克斯的声音。

他朝山上走去，因为这么一耽搁，太阳很快就落下去了。来到山上，那高悬在天空、他不止一次失去的星光，又照在他的身上。不过，到达旅店的时候，天还没有全黑。他又欣赏了一番无比壮丽的山野风光，然后才转身回到他的房间。一进屋，他就立刻抓起羽毛笔来奋笔疾书，直到深夜。

### 维廉致娜塔丽亚的信

现在终于到达了峰顶；到今天为止，我们离开大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这山峰则将要使我们同它分别的时间更长。只要这江河从我们这里向他们那里奔流，我就觉得人们总在他所爱的人的身边。今天，我依然想象得出，我抛到林中小溪里的树枝正在顺畅地向他们漂去，要不了几天就会在他们的花园前靠岸；这样，我们的精神便把自己的种种形象，我们的心便把自己

的种种感受，比较顺利地送到山下去。但我担心，在那边会有一面隔墙阻碍我的想象和感受与我的亲人相见。不过，这也许只不过是一种庸人自扰而已，因为那边也许跟这边没有什么不同。有什么能把我和你分开！我跟你永远是比翼齐飞的，尽管有一种奇异的命运使我离开你，正意想不到地把我跟这片与我如此接近的天空紧密联接在一起。我还有时间好好想一想，但是如果我没有充足的时间把这想法表达出来，那我就不能从你嘴里，从你的双唇之间听到你的感想了。如果这根从时间和永恒性上把你我连在一起的经久不断的线并不曾纺成，我们何必挣脱呢？当然，我没有资格来谈论这一切。我不想违反你的宽厚的原则。很可能这便是我在这座山峰上最后向你道别。我的生活注定了要游历四方。我必须执行一个漫游者的独特使命，经受人生对我的一切考验。只要我不时把这个团体给我规定而我自己也乐于接受的条件从头至尾读上一遍，我总是不禁微微一笑！有的条款是遵守了，有的条款却违犯了；但是即使在违犯时，这纸条文，我最近一次忏悔的证词，以及代替主宰一切的良知最后免去我罪过时的证词，对我也是有用的；我又让步了。我变得小心谨慎起来，我的错误再也不会象山洪暴发那样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我很愿意向你坦率地承认，我往往很钦佩那些只让自己的学生承担表面的机械性义务的教师和教人立身处事的引路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不例外，他们认为世界并不重要。因为我最善于也最喜欢观察的，正是我的各项义务中使我最为难、最迷惑不解的这一部分。

我不能在一间房子里住到三天以上。至少在我没安排好去处，可以离开这里一段时间的情况下，我不应该离开这个旅店。这些原则完全适于促使我的岁月在漫游中消磨，也适于防止我

产生哪怕是最小的定居心理。我到今天为止一直严格遵守这项条件，简直连人们准许我逾越这项条件的要求也从来没有接受过。说真的，现在我还是第一次在一个地方稍事停留，第一次在同一张床上睡到第三夜。在这里我把我到目前为止的所见所闻写信告诉你，把我的一点积蓄寄给你，明天一大早我就要从山峰的那面下去，直接到一个很奇特的人家，一个神圣的家庭去，我敢保证，在我的日记里你将会看到对这个家庭的更多的描写。谨此祝你平安，让我搁笔吧；不过感到只有一件事必须讲清，只想讲这一件，而且要反复讲，但在我有幸再次伏在你脚下，贴在你的手上为一贫如洗而失声痛哭之前，对这件事我又没有决心讲，更没有决心反复讲。

早上。

行装已经打点好了。脚夫把行囊捆在背包支架上。太阳还没有出来，雾气从四面八方的深谷中向上冒个不停；但云外的青天却是万里晴空。我们向幽暗的山谷走下去，不一会儿，那山谷在我的头上又亮了起来。让我把我的最后几声哀叹越过山岭送到你的耳边去吧！让我在向你投去最后一瞥时情不自禁地泪水盈眶吧！我已经最后下定了决心。你再也不会听到我的怨言了；你只能听到一个漫游者的奇遇。可是就在我想结束这封信的时候，又从心中涌出了千万思绪，愿望，憧憬和计划。幸而人们催我上路了。脚夫在喊我，而店家没等我动身便又整理起房间来了，似乎我已离去，犹如轻率无情的继承人在死者面前毫不掩饰他准备占有一切的举动。

## 第二章 圣·约瑟夫第二

这位漫游者已经亦步亦趋地跟随着那个脚夫泰然自若地绕过那险峻的悬崖，他踏过一个坡度平缓的山岭，急步穿过一片森林和几块绿草成茵的低地，一直向前走，最后来到一个小山坡下。他们朝一块精耕细作的盆地望去，顿时竟把全部注意力全倾注在一座半成废墟的巨大的修道院建筑物。

“这就是圣·约瑟夫修道院，”脚夫说，“太可惜了，多么好的教堂啊！您瞧，从小树丛和大树的缝隙望过去，还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柱子和墩子。房子虽然已经坍塌几百年了，可是这些柱子和墩子，保存得多么好！”

“可是，这些修道院建筑，”维廉接口说，“照我看，还是完好的遗存。”

“是的，”对方说，“所以里边住着一位管田产、收地租和什一税的执事，这里有一大片地区要向他缴租纳税啊。”

他们边说边跨过开着的大门，来到宽敞的院内，院落四周全是保存得很好的气势庄严的房屋，真是一个修真养性的好处所。他一眼就看见了一位健壮的妇女把一只抬筐放在面前，他的菲利克斯和昨天路遇的那两个小天使正围着这只筐忙三忙四；原来他们是在买樱桃；只不过菲利克斯一直在讨价还价，总想少出点钱多买点东西。现在已经喧宾夺主了，他正在把一大捧水果送给他的小伙伴；在这荒芜的苔藓地带之间竟然如此凉爽，连他父亲也觉得心情舒畅，在这里，那些红红绿绿、闪着光辉的水果更显得美不胜收。这个女商贩说，她是从遥远的大果园里把水

担到山上的，为的是多卖几个钱，不过这个价钱在购买者看来还是稍贵了一点。孩子们说，他们的父亲马上就回来，他可以先到那个客厅里去休息一会儿。

当孩子们把他领进他们称做客厅的房间时，维廉着实感到惊奇。有扇很大的房门正对着院落，我们的漫游者来到了一间十分整洁、十分完好的小礼拜堂，但正如他亲眼所见，这个小礼拜堂的陈设已经完全按照日常家用的需要整饰一新了。一侧立着一张桌子，一个小沙发，几把椅子和凳子，另一侧放着一张雕刻精美的条桌，上面摆着五光十色的陶器，瓷罐和玻璃杯。此外，还有几个衣箱衣橱。一切全都布置得井井有条，显然被邀来居住的也是不乏其人。光线从一侧高大的窗户射进来。但最使这位旅行者感兴趣的，却是那些画在墙壁上的彩色图像，这些图画好象壁毯一样从几扇窗户下方相应的高度围着小礼拜堂的三面墙壁延伸开来，直达紧贴地面盖住另一面墙的一块护壁板。这些绘画描述的是圣·约瑟夫的故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在干木工活儿；在这里，他遇到了玛利亚，在他们中间，从地下长出一朵百合花，这当儿恰好有几个天使围着他们翱翔，偷听他们私语。在这里，他成了婚；随后接受了英格兰式的祝福。在这里，有他惆怅满怀地停止工作的情景，他把斧头放在一边，盘算着如何离开他的妻子。最初，他还觉得天使的出现只是梦境，接着他的处境便起了变化。他怀着一颗虔诚的心端相着在伯利恒的一个厩栏里诞生的婴儿，而且把这婴儿看作神的化身。接下去便是一幅奇美无比的画面。你可以看到一些经过加工的用来盖房子的木料；正需要把它们搭接起来，谁知几块木头竟出人意外地构成了一个十字架。孩子在十字架上酣睡，母亲坐在近旁，无限慈爱地仔细望着孩子，而孩子的养父则生怕惊扰孩子的睡梦，停